

漢語學

漢語史學報

第十七輯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 全文收錄集刊
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收錄集刊
萬方數據收錄集刊

漢語史學報

第十七輯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語史學報. 第十七輯 /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編.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444-7749-9

I. ①漢... II. ①浙... III. ①漢語史—叢刊 IV. ①H1-0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240383號



責任編輯 周典富
特約編輯 王瑞祥
封面設計 陸 弦

漢語史學報

第十七輯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 編

出版發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網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 123 號
郵 編 200031
印 刷 上海頤輝印刷廠
開 本 787×1092 1/16 印張 17.75 插頁 2
字 數 35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44-7749-9/H·0268
定 價 88.00 元

如發現質量問題,請向本社調換 電話 021-64377165

目 錄

說“勾、够、穀”

——《華音撮要》連介詞“勾”考源	江藍生(1)
漢語第三人稱代詞的現狀和歷史	汪維輝 秋谷裕幸(14)
近代漢語“換言”類語用標記及其演變	李宗江(60)
漢語方言日內時間的表達格局及其形成	何 亮(69)
“行 V”構式的構式化和構式變化	劉文正 余 旭(85)
上古漢語中的名源動詞及其類型學考察	袁健惠(95)
語言接觸與“任何”“任什麼”的形成	劉君敬(105)
再談副詞“倒”的成熟及其階段性	
——兼及始見時代	王 翠(113)
說“傻”	張小艷(122)
再論“箸”與“筴(子)”的歷時替換及相關問題	殷曉傑 陳春雪 陳 佳(140)
害怕到推測：一個反復出現的詞義演變現象	胡靜書(150)
“洗”上位化的過程、原因及影響	賈燕子(157)
從先秦兩漢文獻看“肱”和“臂”的歷時更替	胡 波(168)
“箸占”與“占箸”	胡敕瑞(178)
漢文佛經用字與疑難詞語考釋	真大成(186)
“伎死漢(禪和)”釋義補議	趙川兵(204)
“縹緲”源流考	黎路遐 賈舒婷(213)
《爾雅·釋水》“水中”解詁	
——兼論《釋水》的篇旨	胡世文(224)
《齊民要術》札記二則	付建榮(230)
古文字釋讀應與詞彙史相結合	
——從“覓”的溯源問題談起	史文磊(234)
近代漢語中“姑娘”一詞的歷時考察	聶志軍 楊緒麗(240)
宋金對峙時期南北方言詞語差異管窺	張海媚(248)
“賭當”的詞義及理據探究	許樹妙(261)
也說身體詞“眼睛”的始見年代	秦樺林(269)
漢民族共同語研究工作坊會議紀要	袁健惠(276)
編者的話	(278)

說“勾、够、穀”

——《華音撮要》連-介詞“勾”考源*

江藍生

內容提要 本文從詞義引申理據和現代漢語方言佐證兩個方面論證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華音撮要》等文本中的連-介詞“勾”的本字是“穀(够)”;文中揭示了“勾、够、穀”三個字的形義關係,說明可靠的文獻資料對於漢語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 連-介詞 勾 够 穀

一 文獻用例舉要

歷史文獻中的漢語教科書、會話書一類,因為其語言接近當時的方言口語,內容貼近日常社會生活,因而是漢語史研究的珍貴資料,具有獨特的重要地位。近些年,隨著此類教科書、會話書的不斷發現和整理出版,利用這批材料進行相關研究的成果也不斷湧現。在這類材料中,以朝鮮時代使用的各種漢語教科書數量最多,內容也十分豐富。

朝鮮時代是朝鮮半島上的最後一個王朝(1392—1910),也稱李朝,時間正當我國明清兩代。這一時代是朝鮮漢語教學十分興盛的時期,出現了一批數量多、內容豐富的漢語教材。汪維輝 2005 編纂點校的《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以下簡稱《叢刊》)全四冊十種以及汪維輝等 2011 編纂的《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續編》(以下簡稱《叢刊續編》)上下兩冊六種九個文本,彙集了從元至晚清最重要的教材,既有點校本,又有影印本,使用起來方便、可靠。

《叢刊續編》上册收有晚清時期的抄本《華音撮要》一冊,據汪維輝《題解》,該書於光緒三年(1877)抄寫完畢。此抄本語言上的一個特點是相當於“和、同、跟”的連-介詞^②絕大多數都用“勾”(凡 28 見),此外還有少量的“和、跟、望、向”。用“勾”做連-介詞,在同時期同類資料中十分罕見,引起了筆者的好奇,有心一探究竟。本文擬對連-介詞“勾”的本字進行考證,厘清它與相關字詞的關係。下面首先列舉《華音撮要》中使用連-介詞“勾”的若干用例(依照原文用繁體字,例句後括弧內“/”前為影印本頁數,“/”後為點校本頁數,例文括弧裡的字是汪校本所注本字。“-L”為原件兒化符號),根據其語法功能分為關係介詞和並列連詞兩類:

(一)“勾”引進動作(多為言說、討要類動詞)的對象或關聯方,相當於介詞“跟”:

* 本文 2016 年 3 月 26 日在紀念蔣禮鴻先生 100 周年誕辰暨中古漢語國際研討會上宣讀。趙長才同志為本文初稿提供寶貴意見和資料;魯國堯先生在引用韻書、字書材料方面多所指教;俞忠鑫、何瑛二同道幫助檢索有關資料的用字,費時甚多;張文冠老師提供俗字材料,在此一並深表感謝。

② 連-介詞,指既能做關係介詞又能做並列連詞的一類介詞,如“和、跟、同、與、及、共、將”以及現代方言裏的“給、喚、教、搭、幫”等。詳見江藍生(2012、2014)。

(1) 你的夥計給你應賬否咧，那個倒好說。飯(歸)起不給你應賬否咧，勾誰說呢？(《華音撮要》5a/181。“勾”引進訴說的對象)

(2) 那一筆陳賬是我給他開付，望我要狗錢是合不着。他一出門就胡弄人家的皮(脾)氣，誰也不知道嗎？等他來，勾他要罷。(同上，9b/185。“勾他要”即“向他要”“跟他要”，“勾”引進要錢的對象)

(3) 你這話勾我說不着。給他狗的時候-L，望我提過嗎？別人跟前問這個理兒，回來勾我噪嚷罷。(同上，9b、10a/185。“勾”引進說話或吵嚷的對象)

(4) 楊姓子勾討錢的打起架來咧，拿拳頭-L打他臉皮兒，打破咧。(同上，14a/189。“勾”引進打架的對象)

(5) 那裡的話呢？吳老三是我勾他多少年相識的，怎嗎不認得我嗎？到那裡一提我的話，就再沒有不開的理啊。(同上，24a/198。“開”指開門。“勾”引進相識的另一方)

(6) “我的勾人家講一點乙生意的緣故，慢待你咧。”“人家勾你講生意，我就不會勾你講嗎？”(同上，29b/203。“我的”即我，做主語，例(9)同。“勾”引進講生意的對象)

(7) 張老三會跑，你就不會跑嗎？你就跑罷，一跑就勾你要不來；你若不跑咧，却是小(少)不得跟你要呢！(同上，30a/203。“勾”引進討要的對象)

(8) 我勾你說個老實的話，這塘十一個人的海蔘，一共老兒(一股腦兒)有個一萬七千來斤的。(同上，33b/206。“塘”借作“趟”。“勾”引進說話的對象)

(9) 我的先沒有空兒，過咧一兩天後頭，勾你一屯-L(頓兒)瞧去罷。(同上40b/212。“勾”引進一起行動的對象)

(二)“勾”引進並列的關係項，相當於並列連詞“跟、和”：

(10) 我勾他有甚麼勾當？這嗎冷天道，對他門口說話呢，那倒合不着。你呢告訴他，若有話屋裡進來說無妨。(同上，8b/184。“我勾他有甚麼勾當”相當於“我們倆有什麼勾當”。“勾”引進關聯者)

(11) 是得，我給你早寫出來咧。你就拿去，嗎流兒的回來罷。我勾黃老大在這裡等着你啊。(同上，38a/210。相當於“我和黃老大在這裡等你”)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例(2)(3)中“勾”與“望”同義互現，例(7)中“勾”與“跟”同義互現，表明介詞“够”與介詞“望、跟”語法意義相同。^①

除了《華音撮要》外，我們在另三種朝鮮時代的漢語教科書中也各尋得一例，其中的“勾”均相當於介詞“跟”：

(12) 去年正月是我們老大人的生日，打宮裏頭來一位太監，為我們大人拜壽的。那天把這箇對聯掛起來着，那太監擡頭一看，勾我拿銀子要買呢，何敢要他的銀子麼？(《叢刊》第四冊《華音啟蒙諺解》22b/488。拿銀子要跟我買呢)

① 《華音撮要》其他用連-介詞“勾”的例子依次為：勾你言語些-L例(咧)沒有啊(4b/181)|等他來白勾他要錢咧(11b/186)|一個叫花子否咧，勾他剛口兒怎嗎呢(14b/189)|你要勾我理(哩)戲否咧(30b/204)|我們櫃上勾你有一半乙點生意(31a/204)|橫豎勾你有一點-L生意(31b/204)|我的勾金老四講生意的話，聽着他說咧沒有咧？他的纔勾我提過這個話(/37a210)我有一種平壤府出的一等貨，我給你留下，先沒有勾別人講究咧。(40a/212)|勾我講究沒有下不來的(42a/213)|這邊門上住的三四個京客，誰不勾我要銀子的嗎(44b/216)

據汪維輝《題解》，《華音啟蒙諺解》刊行於1883年（朝鮮高宗二十年，清光緒九年），跟《華音撮要》抄本時間相近，是同時期資料。

(13)王大哥，你這嗎着，我也勾你寔在難得我（找）嚷（讓），每壹張牛皮我給你嚷（讓）二毫銀子。（《叢刊》第四冊《你呢貴姓》5b/511。“我嚷”，汪校作“找讓”，甚是）

據《題解》，《你呢貴姓》是朝鮮朝後期高宗年間（1864—1906）的一種商務漢語會話課本。

(14)我早聽着老先大人說邊門口老何家用老爺是勾（勾）我先老人義拜弟兄的朋友，相好多年的話頭。（《叢刊續編》下冊《關話略抄》3b/271）

據《題解》，《關話略抄》是一個節抄本，僅三千餘字，成書和抄寫年代不詳。

上述材料說明，在朝鮮時代的不止一種漢語教科書中都出現了“勾”用作連-介詞的現象，這表明連-介詞“勾”是真實的存在，應是我國晚清時期與朝鮮相鄰近的東北或河北地區某些方言用詞的真實反映。由於距今時間不算久遠，不排除這個連-介詞至今仍在早先那些地方的方言裡遺存著，即或已經消失，也還是可以從語音、語義以及語法化的角度考證其本字，尋繹其虛化的理據。

二 連-介詞“勾”本字考

2.1 “勾”有平、去二讀，平聲的“勾”詞義衆多，如“彎曲（勾爪）、彎折（勾著腰）、勾除（勾去名字）、勾畫（勾眉）、考核（勾稽）、拘捕（勾到陰曹地府）、調和（勾芡）、勾抹（勾縫兒）”等，這些詞義都與引進動作的對象或關聯方的連-介詞的語法意義不相搭界，不具有語義相宜度。

唯一可能跟連-介詞有關係的詞義是“勾結、勾連”的“勾”。但這種意義的“勾”的貶義色彩很濃，例如《漢語大詞典》所舉元白樸《牆頭馬上》三折：“這個老子，從來會勾大引小。”明馮夢龍《掛枝兒·緊防》曲：“切不可被那人勾。”《儒林外史》五二回：“那年勾著處州的馬純上，慫恿家兄煉丹。”這種貶義的“勾”使用場合是特定的，不是表示兩相聯繫的中性詞，不能普遍地聯繫動作的關聯方，因而使用的頻次有限。語法化的一般規律告訴我們，使用頻率低的實詞一般來說是不容易發生虛化的。因此，平聲的動詞“勾”不太可能演變為連-介詞“勾”。^①

2.2 “勾”另有去聲一讀。《漢語大詞典》釋義為：

1. 同“够”。宋秦觀《滿園花》詞：“從今後。休道共我，夢見也不能得勾。”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一本第一折：“人間天上，看鶯鶯強如做道場。軟玉溫香，休道是相親傍；若能勾湯一湯，到與人消災障。”《醒世恒言·錢秀才錯占鳳凰儔》：“尤辰作謝下船。次早順風，拽起飽帆，不勾大半日就到了吳江。”2. “彀”的俗字。參見“勾。中”。3. 見

^① 宋元時期有“勾喚”一詞，義為傳喚，召喚。如蘇軾《乞增弓箭社條約狀》：“如社內一兩村共為一夥，地里稍遠，不聞鼓聲去處，即火急差急脚子勾喚。”這裡的“勾喚”詞義中性，試想，“甲勾喚乙一起做某事”，省去“喚”，有可能理解為“甲和乙一起做某事”，“勾”重析為連-介詞“跟”，如同“喚”語法化為連-介詞一樣。但是在元明時期的文獻裡，“勾喚”幾乎都特指官府傳喚，如《元典章·吏部》：“其本管上司，不得非禮勾喚。”元雜劇《岳陽樓》三折：“奉州官台旨，即勾喚殺人賊一名胡道人，是不是你？”《水滸傳》一百回：“戴宗道：‘兄弟夜夢崔府君勾喚，因此發了這片善心。’”這種非中性義的“勾喚”跟“勾結、勾連”等詞一樣，使用場合是特定的，不太容易虛化為連-介詞。

“勾₂當”。

義項 1 指出“勾”同“够”，也就是說“勾”是“够”的異形字，或曰同音借字。所舉宋詞、元曲和明代白話小說三例，可見“勾”“够”通用時代久遠，在俗文學文獻中習見。在《華音撮要》和其他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中也隨處可見以“勾”為“够”的例證，例如：

(15) 拿一萬銀子還不勾(够)開付人家的呢，所以我不敢拿雜貨去。(《華音撮要》44b/216)

(16) 剛勾(够)二十斤的，也給人家退十斤的有嗎？(同上，8a/183)

(17) 這叫子母珠，原來海裏出的。一顆大的，七十二顆小的，這纔是勾(够)全套。(《華音啟蒙諺解》37b/492)

(18) 剩下一半剛勾一年吃。(同上，10a/505)

(19) 家遠，不能勾(够)回去。(《訓世評話》下 2a/434)

“勾”是“够”的常用借字的事實提示我們，上述幾種漢語教科書中的連-介詞“勾”的本字有可能是“够”，應該讀去聲。

2.3 如果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中的連-介詞“勾”本字為“够”，那麼我們需要解釋“够”與引進動作的對象或相關方的語法意義之間的語義關聯何在？

“够”本作“夠”，未見於《說文》，《廣韻》平聲侯韻兩收“夠”字：恪侯切，溪母；古侯切，見母，釋義相同，皆為“多也”。《大廣益會玉篇》三百十五多部只有溪母一讀：“夠，苦侯切，多也。”《集韻》平聲侯韻墟侯切，溪母，又居侯切，見母，釋義並為“多也”；去聲候韻收“夠”字，居候切，見母，釋作“聚也”。《類篇》二百四十三多部：“夠，墟侯切，多也；又居侯切，又居候切，聚也。”明代正統時成書的蘭茂《韻略易通》將“夠”置於幽樓韻見母去聲。萬曆時的《字彙》收此字，字形作“够”，音注為“居候切，音遘”。緊接其後者為“夠，同上”。此後辭書未見記載平聲音，從文獻記錄看，去聲音產生後，逐漸定為一尊。根據《廣韻》的釋義，“够”義為“多”，古代文獻中僅見《文選》晉左思《魏都賦》一例：“繁富夥够，非可單究。”“繁、富、夥”均為“多”義，與之並列的“够”自然也是“多”義。但“够”的“多”義跟連-介詞的語法功能不具有語義相宜性，不能認為此義是連-介詞“够”的語源。我們認為連-介詞“够”的語源是其動詞義“(用手等)伸向不易達到的地方去接觸或拿取”(《現代漢語詞典》)，可簡述為“以手探物”。“以手探物”是由此及彼，動作有方向性，而且“够”的目的是使手觸及或拿到物，二者之間聯繫起來，故有可能在適當的語境中演變為表示動作方向或引進動作對象的介詞。

2.4 為了探尋“够”(以手探物)演變為介詞的路徑，我們在清末社會小說《小額》(光緒三十四年即 1908 年刊行)中找到“够奔”一詞(共 8 例)，其中 6 例用作動詞，義同“奔”，即直向目的地走去，如：

(20) 正這兒犯猶豫哪，就瞧起外頭又進來一個人，一直的够奔小額的桌上。(37 頁)

(21) 胎裏壞一直的出了德勝門，够奔馮家煙館。(55 頁)

“够”和“奔”同義並列，“够”從“手伸向目標”，比喻“人走向目標”。

另有 2 例出現在連動句中，露出了可虛化為介詞的苗頭：

(22) 小額喫完了早飯兒，帶著一個童兒，得意揚揚的，够奔什剎海而來。(33 頁)

(23) 第二天一清早，叫爛眼兒朱套車，一直的夠奔額家而來。(70 頁)

我們推測，跟單用的動詞“奔”在連動句中虛化為方向介詞(直奔家裡 > 直奔家裡去)一樣，動

詞“够”也有在連動句中虛化為方向介詞的可能(直够家裡去),雖然我們沒有找到這樣的實例,但從“够奔”在連動句中用作方向介詞的苗頭來看,不難推測出“够”虛化為介詞的路徑。例(22)(23)“夠奔”用作同義並列結構的方向介詞,“夠”在這個雙音介詞裡,語法功能也是表示動作的方向。上舉《華音撮要》裡的“够誰說、够他要”等用例中的“够”,就是既表示動作方向,又引進動作對象的介詞用法。《小額》“夠奔”一詞為我們提供了“夠”向介詞演化的線索。

趙長才先生在看過本文初稿後提供了不少從清代直至當代的“够奔”用例,其中既有清代早於《小額》的例子,又有現當代各種曲藝說唱段子的例子。為節省篇幅,以下例句儘量截短並連排。

清代民國小說、評書用例:

(24)他自己帶上周天烈火劍,够奔雙松嶺王清現。(《濟公全傳》)|你二人各帶兵刃,跟我够奔大同府,前去探聽你大哥下落。(清《彭公案》)|男女四位够奔聚義廳。(清末民國評書《三俠劍》)

東北二人轉、薩滿神歌的用例:

(25)浩浩蕩蕩勾奔救來國。《楊金豹出世》|小燕青打擂勾奔泰安。(《藍橋》片段《八出戲》)|袋兒裏掏出一封信,轉身勾奔城汴梁。(《木枷鎖》)|大太爺勾奔湖北口,二太爺勾奔西帝長安。(《薩滿神歌·胡黃人馬之來歷》)

津京相聲用例:

(26)你父親西方接引、與世長辭,够奔西方極樂世界……去了!(馬三立、王鳳山文本《白事會》)|見到報,趕緊收拾行囊,帶著二家皇嫂趕緊够奔徐州。(劉寶瑞整理《歪批三國》)|拉馬够奔他鄉而去。(同前)

甚至還有當下的用例:

(27)在頤和園的蘇州街逛了一下,没啥意思,吃了一碗老北京炸醬麵,價格不菲。於是够奔火車站,回!(Cyberake 的新浪博客 2016 年 1 月 27 日博文)

由上可見,“够奔”是清代以來在東北、華北一帶使用普遍的一個雙音動詞,它主要帶處所賓語,“够奔+NP”表示動作的方向或目的地。其中有少數例句“够奔+NP+去”顯現出該詞向介詞發展的趨勢,如相聲《白事會》中的“够奔西方極樂世界……去了”,《歪批三國》中的“拉馬够奔他鄉而去”。其詞形也作“勾奔”,能够建立“勾”與“够”的聯繫。

尹世超 1997《哈爾濱方言詞典》收“够持”一詞:

【够持】kou¹·tɕ'ɿ (用手等)伸向不易達到的地方去接觸或拿來:他上趕子~人家,人家不勒他。(255 頁左)

例句意思是:他上趕著跟人家拉關係,人家不搭理他。“够持”義同“够”(“持”為詞綴),用為比喻義,比喻努力跟人拉關係,建立聯繫。可以想見,介詞“够”應該就是在連動句中從這種用法發展來的(如:他上趕著勾人家套近乎)。

綜上,動詞“够”(以手探物)演變為連-介詞的路徑應該是:

手伸向目標(動) > 人奔向目標(動) > 引進動作的目的地(方向介詞) > 引進動作的對象(與事介詞) > 引進並列的一方(並列連詞)

以上便是我們對連-介詞“勾”的本字和語法化的理據、路綫的粗略解釋,由於文獻資料的不足,本文還不能據以詳細描述其演變的原始語境和還原其具體的演變過程,這是有所遺憾的;但是,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利用有限的資料,根據語言演變的規律進行合理的演繹推

導也不失爲一種可行的研究方法。

三 現代漢語方言的佐證

3.1 當我初步推測《華音撮要》裡的連-介詞“勾”讀去聲，其本字是“够”時，曾徵詢幾位同事的意見。曹廣順先生告訴我，他父母親是河北灤縣人，兩位老人的口語裡有念去聲的連-介詞 gòu。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不禁喜出望外，一則高興自己的推理思路對頭，沒有走彎路；二則慶幸無意間得到了最有說服力的證據。這個遲來的資訊提醒我查閱李行健先生主編的《河北方言詞彙編》，經查，在第二十六“代詞形容詞動詞介詞”部分的“够”字下有如下記錄(680 頁)：

够 如：“够他打聽一下”。(唐：豐、灤、樂、西、薊、撫、遷、三、山、遵)(承：豐、青、平)
(天：東、滄)(張：康)(邯：邯)

這記錄表明，介詞“够”通行於河北省唐山、承德、天津、張家口、邯鄲五個地區的 17 個縣市(括弧裡的單字是縣市名的簡稱)。這本彙編出版於 1995 年，但實際調查工作是 1959 年做的，初稿成於 1960 年 8 月，複查補充調查後於 1962 年定稿(見朱星先生的序言)。也就是說，這個材料反映的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河北方言的情況，距今近七十年。

3.2 爲了對上述記錄加以核實，2015 年初我向這 17 個點的中學語文老師發出了問卷，請他們作答。問卷題目是：

(一) 以下例句是否符合貴處方言的實際用法？(符合打√，不符合打×)

1. 介詞

a) 引出與動作有關的對象：他够你說了些什麼？| 你要啥，够我要好了 | 我够他提過這件事。

b) 引出共同行動的一方：我够你一起去 | 在學校別够同學打架 | 你去够大家商量一下。

c) 引出相關聯的人或事物：這件事够我有牽連 | 我够這事沒關係。

d) 引出比較的對象：這青蘿蔔够梨一樣甜 | 她長得够她媽一樣 | 你去够我去一樣 | 我的愛好够你差不多。

2. 並列連詞：我够他是小學同學 | 你快去快回，我够老張在這裡等著你 | 衣服够褲子都洗好了。

(二) 爲了保證例句的真實性，請不受以上例句的干擾，自行舉出貴處“够”做介詞或連詞的實際用例若干。

問卷寄出後僅收到兩份回信。一份是承德豐寧縣中學老師的，他說他們那裡不用“够”，只用“跟”。一份是唐山灤縣一中的王鳳榮老師的，她說：“您調查的這個‘够’字的用法，我們灤縣這一片就有這麼用的，就是平時並不知道應該怎麼寫，總感覺是把‘跟’讀白了。我都打了對號。裡邊歸納很細，舉的例子也很典型。”

她另舉的例子是(括弧裡的話是王老師注的)：

1. 你够他結婚了？

2. 小三够小五去辦這件事。

3. 和你說話怎麼够沒聽見似的。
4. 這件衣服够那件比差遠了。(以上都是介詞)
5. 我媽够我都等得不耐煩了。(連詞)

江按：例2的“够”應是連詞；例3“和”與“够”同現，引進對象用“和”，表示比擬用“够”。雖然回收的問卷太少讓我遺憾，但至少能坐實河北灤縣（靠近渤海灣的內陸）方言裡確實仍使用連-介詞“够”。2016年4月我再次向灤縣一中的王鳳榮老師請教，她告訴我灤縣話中“够”有“奔、朝”義，但只用在固定的句子中，如“我昨天够著他去了，他還不理我。”這種用法的“够”後面帶助詞，仍是方向動詞。豐寧縣的老師反映彼處已不用介詞“够”了，也許經過60多年的變遷，這個方言虛詞在豐寧縣已經絕跡了。這提醒我們：分省密集性的方言調查工作實在是很緊迫的，再遷延下去，將會有更多的方言語音、詞彙、語法現象消失。這不僅是方言文化傳承的損失，也是漢語史研究活的資料的損失。

四 “够”與“彀”

- 4.1 “够”字“以手探物”的詞義出現較晚，《漢語大詞典》所舉均為現代作家的用例：

(28)巴金《家》十：“鳴鳳說著看見左邊有一枝，花很多，形狀也好，便伸手去折，但是她的身子短了一點够不著。”

(29)孫犁《白洋淀紀事·山裡的春天》：“這時候，女孩子跑到那小棗樹下面，伸手去够那槍。”

其實此義至遲在明代即已出現，只不過其字不用“够”而用“彀”。例如（引自《漢語大詞典》，以下未注版本者，皆引自《漢語大詞典》）：

(30)《西游記》二回：“悟空罵道：‘你這潑魔，原來沒眼！你量我小，要大却也不難。你量我無兵器，我兩只手彀著天邊月哩！你不要怕，只吃老孫一拳！’”

(31)《紅樓夢》八九回：“這張琴不是短，因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別的琴都彀不著，因此特地做起來的。”

如此看來，連-介詞“勾”不僅與“够”字有關，還跟“彀”字有關。問題是：“用手盡力探觸目標”之義是源自“够”，還是源自“彀”？答案是後者，也就是說，在這個意義上，“够”只是“彀”的俗寫借字。

4.2 “彀”的語義發展路徑

現代漢語中除了“入彀、彀中”二詞之外，已不用“彀”字，以下參考《故訓匯纂》《漢語大詞典》以及近代漢語方面的各種詞典，把“彀”的詞義引申脈絡條析如下。

i) “彀”，《說文·弓部》釋為：“張弩也。”本為動詞“張滿弓弩”義。如《孟子·告子上》：“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趙岐注：“彀，張弩向的者。”楊伯峻注：“羿教人射箭，一定拉滿弓；學習的人也一定要求努力拉滿弓。”趙岐注很可玩味，不僅釋出動作“張弩”（拉弓），而且說明動作的方向指向箭靶。

ii) 張滿弓弩所能達到的射程稱為“彀中”，如《莊子·德充符》：“游於羿之彀中。”郭象注：“弓矢所及為彀中。”由此“彀”引申為名詞素：箭射及的範圍，比喻牢籠、圈套。“彀中、入彀”就是由此義生出來的雙音詞。

iii) 張滿弓弩是拉弓到極限,故引申出程度上達到某種極限、達到頂點的詞義,例如:

(32) 天天悶得人來殼,把深恩都變作仇。(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三。此言每日悶到極點)

(33) [呂蒙正云]你罵的我殼也!(元王實甫《破窯記》三折。此言罵得厲害,程度達到極點)

iv) 張滿弓弩是爲了使箭矢及的,故“殼”衍生出“及、達到”的義素,進而指數量上達到需求,相當於“足夠”。例如:

(34) 二歌不合盡說與,開口道不殼十句,把張君瑞送得來膾受苦。(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一。“歌”,借作“哥”)

上述詞義雖然元明文獻多用“勾”字,但用“殼”字處仍不少見,例如:

(35) 明日起身也纔殼到哩,還得幾個日頭?(《金瓶梅詞話》五五回,白維國、卜健校注本,嶽麓書社)

(36) 他是此澗裡的水神,不曾來接得我老孫,老孫還要打他哩!只如今免打就殼了他的,怎敢要錢!(明吳承恩《西游記》一五回,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0)

(37) 這些銀子,殼做甚麼!(《儒林外史》五回)

可以看出,從 ii) 至 iv),“殼”的核心義素是“及、達到”^①。

v) 與上述核心義爲“達到”的引申義序列平行,“殼”的“張滿弓使箭及的”義,與“用手伸向不易達到的地方去接觸或拿來”義有相似性,在隱喻思維作用下,即以“張弓射而及的”比喻“伸手探而及物”,這就是現在用手或工具够東西的“够”的意思。此義的用例始見於明代,有前舉《西游記》“我兩只手殼著天邊月哩!”(例 30)的書證。從引申理據以及最早用例使用“殼”字來看,說現代漢語中的“够”本字是“殼”應該沒有問題。

vi) “以手探物”即由此及彼,動作有明確的方向性,故而引申出動詞“朝、向”義,並在連動句中引進動作的目的地,進而擴大到引進動作的對象,引進共同行動的一方,從而逐步語法化爲連一介詞。

“殼”字詞義引申圖:

↗ (一) 張弓所及範圍_名 > 比喻牢籠、圈套

殼(張滿弓) → (二) 張弓及的: 程度上達到某種極限_動 > 數量上達到需求; 足夠_動

↘ (三) 張弓及的 > 伸手及物_動 > 走向某處_動 > 向、朝_介 > 跟_介 > 和_連

從上面的語義圖可以看出,“殼”字詞義沿著三條路線平行引申演變:

第一條,從動詞“張弓及的”轉指“張弓所及”的射程、範圍(名),這就是“殼中、入殼”二詞的來源。

第二條,從“張弓及的”引申爲程度達到極點(天天悶得人來殼 | 罵得我殼);再引申爲數

① “殼、勾”在元明時期文獻中有一種新的用法,即在單音節動詞後面做補語,表示動作持續時間長:立地剛一飯間,心戰勾兩炊時。(元曲《謝天香》一折《金盞兒》,引自《元語言詞典》)

聽殼多時 | 吃殼數杯 | 飲殼多時 | 勸殼幾巡(萬曆本《金瓶梅詞話》)

可以看出,這種用法源自“殼”的“及、達到”義。處於補語位置的“殼、勾”詞義減弱,從“及、到達”虛化爲表示動作持續的時間數量,進而泛指持續的時間較長,有助詞化傾向(“及、達到”含動作完成義,故可相當於“了₁”)。這種用法未能繼續發展下去,畢竟“了₁”早已是一個普遍通行的完成體助詞了,在競爭中,後起的方言助詞難以有發展空間。

量上達到需求(開口道不彀十句|酒彀了)。這條綫路的核心義素是“及、達到”，或達到某程度，或達到某數量。

第三條是經由隱喻而產生的新義位，即從“張弓及的”比喻“伸手及物”(彀著天邊月|彀不著)，從伸向目標物擴大至走向目的地(够奔馮家煙館)，在連動句中被虛化為引進動作的目的地的方向介詞(够奔什刹海而來)，進而擴大至引進動作的對象的與事介詞(勾你說、勾他要)，最後引進共同行動的對象，虛化為並列連詞(我勾黃老大在這裡等着你)。

根據源頭動詞的詞義可對介詞分類，其中成員最多的是源自伴隨義動詞的伴隨介詞，如“與、及、共、將、同、和、跟”等，還有一類是源自方向類動詞的方向介詞，如“朝、向、對、望”等。源於動詞“彀”的介詞“勾(够)”兼有此二類的特點。“彀”，“張弩向的”(趙岐注)，含有指示方向的義素，跟引進動作目的地或對象的方向介詞有共性；同時，“彀”“張弩向的”的結果是箭抵達靶子，二者同在一處，含有伴隨義，這一特點是方向介詞不具備的。所以，方向介詞“朝、向、對、望”只能引進動作的方向或對象，而不能同時引進並列的關係項，即不能做並列連詞；“勾(够)”則不同，可以兼做與事介詞和並列連詞(在《華音撮要》中“勾”分別與“跟”或“望”同義互見)。

4.3 “彀”是“够”的本字

從以上考察和分析可以看出，現代漢語中“够”字的幾個義項與“彀”完全相合。《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現漢》)“够”字的釋文如下：

够(*夠)gòu ① **動** 數量上可以滿足需要：錢～不～？|老覺得時間不～用|這首歌我聽多少遍也聽不～。② **動** 達到某一標準或某種程度：～格|～條件|繩子～不～長？③ **副** 表示程度高：天氣～冷的|這椅子～結實的。④ **動** (用手等)伸向不易達到的地方去接觸或拿取：～不著|～得著。(6版461頁)

前三個義項的核心義素是“達到”，最後一個義項是“彀”(張弓向的)的比喻義。可見，“够”的詞義與“彀”完全吻合，其本字是“彀”。說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中的連-介詞“勾”本字為“够”固然不錯，但從根本上說，“彀”才是其本源。《漢語大詞典》說“勾”同“够”，這是站在現代漢語的立場說的，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去聲的“勾”應該釋作：“勾”同“彀”。

《現漢》有一個體例，即把形同音同而在意義上需要分別處理的單字條或多字條分立條目(《凡例》1.2)。根據這個原則，《現漢》把“彀”分為“彀¹”和“彀²”(6版461頁)：

“彀¹”gòu(書) 張滿弓弩。

“彀²”gòu(書) 同“够”。

從今人對“够”與“彀”的聯繫已十分模糊淡薄考慮，分別處理不失為一種選擇；但若根據本文上面的考察，“彀¹”和“彀²”實為同一個字，同一個詞，《現漢》也可修改為：彀 gòu(書) ① 張滿弓弩。② 同“够”。①

① 據查，《現漢》試印本字頭作“够(夠、彀)”，試用本改為“够(夠)”，恐應考慮到當時“够”與“彀”已完全分用的語言事實。

五 文獻用字的特點與變化

5.1 “穀”與“勾、够”

“穀”字生僻，難寫難認，自古多用同音字“勾”替代，如《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勾”，孔穎達疏：“穀與勾，字雖異，音義同。”朱熹集傳：“勾、穀通，謂引滿也。”“穀”的各個引申義在元明時期的白話文獻中雖然有時用其本字“穀”，但更多場合使用借字“勾”。如：

(38)《元典章·刑部九》：“地不勾呵，保人根底交賠者；更不勾呵，本人根底交配役。”

刊行於元代的原本《老乞大》中，只見用“勾”（共6例），不見用“穀”，更未見用“够”，如：

(39)咱每更商量，這箇紫紵絲段子，到多少尺頭？勾（够）做一箇襖子麼？……你一般身材做襖子呵，細褶兒盡勾（够）也。（《叢刊》27a—27b/37）

(40)窄呵做衣裳不勾。（同上，37a/46）

不僅古本《老乞大》，明代諺解本《老乞大》《朴通事》中也一律用“勾”。^① 關漢卿雜劇《切齒旦》三折中，同樣一句話，明脈望館藏息機子《雜劇選》本作“酒勾了”，而顧曲齋刊《古雜劇》本作“酒穀了”。說明元明時期“穀、勾”通用的用字事實。

友人俞忠鑫先生代為檢索萬曆四十五年東吳弄珠客序本《金瓶梅詞話》（香港太平書局1981），其中有五處用“穀”（包括一例“不能穀”），餘皆用“勾”，未見“够”字。友生何瑛同志代為檢索中國基本古籍庫中崇禎刻本《金瓶梅》、程甲本《紅樓夢》、嘉慶八年（1803年）刻本《儒林外史》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版庚辰本《紅樓夢》。其中崇禎本《金瓶梅》中“穀”有7例（包括誤作“穀”的1例和“不能穀”2例），“勾”115例，未見“够”字。庚辰本《紅樓夢》中“穀”49例，“勾”44例，未見“够”字；程甲本《紅樓夢》前80回、後40回中都未見“够”字。嘉慶本《儒林外史》中“勾”3例、“穀”8例、“够/夠”9例。《叢刊》所收《老乞大新釋》《重刊老乞大》分別刊行於清乾隆二十六年和乾隆六十年（1761年和1795年）也均未見“够”字^②。這說明，“够”字應在清乾嘉之交即18世紀末19世紀初開始使用。不過，即使是清代晚期，使用也還不够普遍。上舉清末社會小說《小額》（1908年）固然17例均作“够”，但是，在清代一些可靠的資料如漢語教科書中，仍然使用“穀”字。如針對日本人的漢語教科書《燕京婦語》（反映1905年時候旗人的北京話）中幾乎只用“穀”（只有個別處用“夠”）：

(41)您給裁四尺二寸五就穀作的了。（第十四課83頁190乙）

(42)寧叫他有點兒浮餘兒，可別叫他不穀。（同上，200乙）

(43)您拏兩枝兒穀了麼？——穀了。（第二十課108頁46丙、47丁）

至於“能够”，張美蘭、劉曼2013匯校的漢語教科書《清文指要》A—G七個版本裡只見

① 《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二書中“勾”字凡21例，但蘭州大學中文系、電腦科學系1991《老乞大朴通事索引》將《老乞大諺解》中的7例“勾”字盡數擅改為“够”，把《朴通事諺解》中的一處“勾”改為“够”，隨意改動原文用字，極為不妥。

② 《叢刊》（一）《老乞大新釋》有一處將“能勾”誤錄為“能够”（144頁36b），好在有影印本對照。

作“能穀”而未見作“能够”^①：

(44) 若是我能穀做得來的事，你跟前我還推辭麼？(5 頁 EG)

(45) 兄弟若能穀成了人，都是兄台所賜的。(6 頁 DEG)

我們估計“够”和“能够”一統天下應該是民國時期甚至是解放後的事情。

5.2 “够動”與“够形”

到了 20 世紀後半期，“够”已經完全取代了其本字“穀(勾)”。 “够”是“穀(勾)”的俗寫形聲字；聲符爲“勾”，意符爲“多”（“穀”的“足夠”義隱含著“多”義）。^② 這個“够”如《現漢》所示，主要做動詞，我們權且標作“够動”，“够動”的本字是“穀(拉滿弓)”。前面所提晉代左思《魏都賦》“繁富夥够”的“够”爲形容詞“多”義，可標作“够形”。“够形”只見此一例，自晉以降毫無蹤跡。根據 2.3 節所引《廣韻》與《大廣益會玉篇》、《集韻》與《類篇》中“夠”的讀音來看，“夠”字在南北朝時期只讀平聲（聲母有溪、見二音，且以溪母爲主），到了北宋《集韻》與《類篇》才著錄平去兩讀，但仍以溪母平聲音爲主。這就是說，晉代左思《魏都賦》“繁富夥够”的“够”應讀平聲侯韻（溪母或見母），到了明代《韻略易通》和《字彙》中才統讀去聲候韻見母。在詞義上，《廣韻》等釋“够”爲“多也”，《集韻》釋爲“聚也”，字義似有聯繫，但“多”義與“够動 < 穀”(拉滿弓)之間的關聯性很弱。總之，從初始義來看，“够形”與“够動”在讀音、詞性和詞義諸方面的差別明顯，二者並無瓜葛，只是字形相同的同形字而已。^③ 後來“穀”(够動)發展出“足夠”義，隱含“多”的義素，才跟“够形”詞義有了交集。

5.3 文獻資料是進行漢語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問題是我們所面對的資料往往難以確信，無法放心大膽地使用，更不用說據以得出可靠的結論來。即以本文的寫作來說，我們所能看得到的近代漢語戲曲、小說等白話文獻通行本都不是原作品的本來面目，其中錯訛臆改之處幾乎無一能免，連有些《索引》都不一定可靠，更不用說面目全非的簡體字本了。

筆者手頭有一部以程乙本爲底本、參校了其他七個本子的 120 回本《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在《出版說明》中，編者或以爲“是的”爲“似的”之誤而“徑加改正，不再一一列出校記”；或將“總然、已後、一輜、胗脈、打諒、能穀”改爲現行通行體“縱然、以後、一趟、診脈、

① 《漢語大詞典》“能够”詞下舉了元人鄧學可《端正好·樂道》套曲一例：“嗒能够幾番價歡喜廝守，都在煩惱中過了春秋。”此例中的“能够”詞形頗可懷疑，因爲目前在元明可靠的文獻中尚未見到“够”字的用例，直到清代中期才見使用。

② 江蘇師大張文冠老師告知，“够”的俗字作“拘”，如清代蒲松齡《聊齋俚曲集·增補幸云曲》六〇回：“跳了一跳，食慌拘那汗巾，把桌子上酒壺拐倒。”（路大荒整理《蒲松齡集》，中華書局 1962 年 1610 頁）。《臥龍崗》卷五：“衆人一見彩球起，一齊跳脚拘不著。”（《俗文學叢刊》第 2 輯第 170 冊景同樂班抄本，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俗文學叢刊編輯小組，中研院史語所、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2002 年）。何瑛檢索到庚辰本《紅樓夢》中也有一處：“代玉便拘上來要抓他。”（57 回）“拘”也是形聲字，用於以手脚探物的場合。另，許寶華 1999 第 7000 頁收“穀”字，釋爲“足夠”，見於道光四年《蘇州府志》。

③ 趙長才先生據揚雄《方言》提醒我：“寇”也有“多”義，可能需要將“够”與“寇”聯繫起來考慮。揚雄《方言》卷一：“齊宋之間曰巨曰碩，凡物盛多謂之寇。”錢繹箋疏：“够與寇聲近義同。”《廣雅·釋詁三》：“够，多也。”王念孫疏證：“凡物晟而多謂之寇，與够聲近義同。”《惠琳音義》卷一〇“遏寇”注引《韻詮》云：“寇，盛多也。”是否有一種可能，左思《魏都賦》“繁富夥够”的“够”是“寇”的音近假借字？從“夠”南北朝時以讀溪母爲主來看，“够”“寇”聲母相同；雖然當時的韻書和字書表明“夠”只讀平聲，不讀去聲，二者聲調不合，但也不能排除當時某些方言中“够”“寇”讀音相同（溪母去聲），二者同音或音近假借的可能是存在的。目前資料不足，記以待考。

打量、能夠”。編者的理由是：“凡是因字體關係而作的改動，都不致影響文義，又加這類改動十分瑣碎繁多，一一列出校記，並無多大必要，因此一律省去。”看到這裡，筆者不禁連連叫苦：似這般處理，我輩如何敢用？本文要考察的“能穀”恰好被徑改為“能夠”，且不出校記，奈何！

汪維輝先生所彙編的《叢刊》及《叢刊續編》的做法與上面截然不同，他嚴格忠實於原件的面貌，不稍加改動，原件用異體字的他照錄為異體，原件用簡體字的他照錄為簡體，連兒化的標記也儘量描摹符號原形。這樣存真的點校本又輔以影印本，研究者可以放心使用。

參考文獻

- 白維國 1991 《金瓶梅詞典》，中華書局。
- 白維國 卜健 1995 《金瓶梅詞話校注》，嶽麓書社。
- 曹先擢 蘇培成主編 1999 《漢字形義分析字典》，北京大學出版社。
- 江藍生 2012 《漢語連一介詞的來源及其語法化的路徑和類型》，《中國語文》第4期。
- 2014 《連一介詞表處所功能的來源及其非同質性》，《中國語文》第4期。
- 蘭州大學中文系語言研究室、蘭州大學電腦科學系 1991 《老乞大朴通事索引》，語文出版社。
- 藍立堯 1993 《關漢卿戲曲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 李崇興 黃樹先 邵則遂 1998 《元語言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行健主編 1995 《河北方言詞彙編》，商務印書館。
- 呂叔湘主編 1999 《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商務印書館。
- [日]太田辰夫 竹內誠編 1992 《小額》（清松友梅著），汲古書院。
- 汪維輝編 2005 《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全四冊），中華書局。
- 汪維輝 遠藤光曉 朴在淵 竹越孝編 2011 《朝鮮時代漢語教科書叢刊續編》（上下兩冊），中華書局。
- 許寶華 1999 《漢語方言大詞典》，中華書局。
- 尹世超 1997 《哈爾濱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 張鴻魁 1999 《金瓶梅字典》，警官教育出版社。
- 張美蘭 2011 《明清域外官話文獻語言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 張美蘭 劉曼 2013 《〈清文指要〉匯校與語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宗福邦 陳世鐸 蕭海波 2003 《故訓匯纂》，商務印書館。
- [日]鱒澤彰夫 1992 《燕京婦語》——翻字和解說，《開篇》單刊，好文出版社。

On the Origin of an Conjunction-Preposition “Gou” in *Huayin Cuoyao*

Jiang Lans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junction-preposition “Gou”(勾) in those Chinese textbooks such as *Huayin Cuoyao* in Joseon Dynasty was originally developed from “Gou”(穀/够). It can be proved from two aspects i. e. th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the dialects of modern Chinese. By revealing the relation of these three “Gou”s (勾/穀/够) in form and meaning, this paper finally shows the reliable document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Key words: conjunction-preposition; Gou(勾/够/穀)

通訊地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郵編:100732

E-mail: jiangls@cass.org.cn